

兒童精神病学臨床講義

第 一 冊

人民衛生出版社

兒童精神病学臨床講義

第 一 冊

Г. Е. 苏哈列娃 著

沈 漁 邨 許 迪 譯

朱 濱 生 校

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原是作者由一系列的講義稿匯編而成的，這次作了徹底的修訂，根據巴甫洛夫學說修改了某些基本原理，並補充了多年來積累的臨床觀察及病理生理學資料。全書分總論和各論兩部分，共 28 講。對年齡因素的影響闡述得特別詳盡，並附有許多極為生動的病歷，後者對鑑別診斷幫助很大，為兒科及精神病科醫師重要的參考書。

Проф. Г. Е. СУХАРЕВА

КЛИНИЧЕСКИЕ ЛЕКЦИИ ПО ПСИХИАТРИИ ДЕТСКОГО ВОЗРАСТА

Том 1

МЕДГИЗ—1955—МОСКВА

兒童精神病學臨床講義

開本：850×1168/32 印張：12 1/2 插頁：4 字數：345千字

沈 漁 邨 許 迪 譯

人 民 衛 生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四六號)

• 北京崇文區錢子胡同三十六號 •

人民衛生出版社
長春印刷廠印刷 • 新华書店發行

統一書號：14048 • 1548

定 價：(9) 2.20 元

195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長春版) 印數：1—2,500

前 言

“儿童精神病学临床讲义”一书自从出版問世以来已有十五年左右。在这一阶段內，我国胜利地結束了偉大卫国战争，并在恢复与发展国民經济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就。苏联的科学随着整个国家一起向前迈进，就中精神病学这一学科也得到了发展。苏联生理学的成就以及生理学研究方法在精神病学临床实践上的运用，对于精神病学的胜利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这一阶段內苏联各种儿童精神病医疗机构都进行了許多有价值的临床研究。本附属医院同人也曾进行了緊張的科学研究工作。在傳染病和顱脑外伤时的精神障碍，以及循环性和周期性精神病时的精神障碍方面积累了許多新的临床观察（对于一部分病例內的临床观察，又曾补充病理生理学資料）。根据这些新的临床事实，我們得以写成本书各新篇章，并对于一些旧的篇章加以修訂。本书第一部分“精神病理学总論”几乎是重写的。

本书内容和第一版一样，是以我在中央医师进修学院儿童精神病学进修班上所作的講演为基础。新版书內所采用的主要是在1951—1952年关于精神疾病的显著类型的講演部分。有关临界状态类型（反应性状态、神經官能症、病态人格）以及精神发育不全的講演將列入在第二冊內（現正在准备出版中）。

Г. Е. Сухарева 教授

目 錄

前言

第一講 緒言	1
--------	---

第一部分 精神病理学总論

14

第二講 进化-生物学的疾病发生概念在 精神病学上的应用	14
--------------------------------	----

第三講 精神病学诊断的基本原则	30
-----------------	----

第四講 儿童及少年的年龄特征在精神病临床上的意义	47
--------------------------	----

第五講 年龄因素对儿童精神病症状特点的影响	61
-----------------------	----

第六講 年龄因素对儿童精神病症状特点的影响(續)	74
--------------------------	----

病理性幻想、幻觉以及假性幻觉	74
----------------	----

第七講 年龄因素对儿童精神病症状特点的影响(續)	83
--------------------------	----

妄想症候群	83
-------	----

第八講 年龄因素对儿童精神病症状特点的影响(續)	100
--------------------------	-----

躁狂及抑郁症候群	100
----------	-----

第九講 年龄因素对儿童精神病症状特点的影响(續)	109
--------------------------	-----

运动性木僵及兴奋症候群	109
-------------	-----

第二部分 儿童精神病理学各論

123

第十講 症状性傳染病性精神病及傳染病后精神病	123
------------------------	-----

第十一講 由于各种急性傳染病(脑膜炎、脑炎、 脑膜-脑炎)而发生的精神障碍	145
--	-----

第十二講 流行性脑炎时的精神障碍	166
------------------	-----

第十三講 儿童的感觉型脑炎	179
---------------	-----

第十四講 风湿性傳染病时的精神障碍	187
-------------------	-----

第十五講 小舞蹈病(风湿性)中的精神障碍	208
----------------------	-----

第十六講 先天性脑梅毒时的精神障碍	221
-------------------	-----

第十七講 少年麻痹性痴呆。脑梅毒和麻痹性 痴呆的治疗	233
-------------------------------	-----

第十八講	由于各种脑外伤性損害而起的精神障礙····	243
第十九講	癲癇·····	260
第二十講	癲癇的精神发作及其在鉴别診斷上的意义··	281
第二十一講	癲癇患者的性格及思維的改变·····	292
第二十二講	癲癇的发病原理及治疗·····	300
第二十三講	精神分裂症。儿童型·····	317
第二十四講	精神分裂症。青春型·····	328
第二十五講	关于精神分裂症的診斷錯誤·····	340
第二十六講	精神分裂症的治疗·····	352
第二十七講	躁狂抑郁性精神病·····	364
第二十八講	周期性精神病·····	379

第一講 緒 言

我們着手于儿童精神病学研究的时期，正值精神病学，以及其他医学和生物学的各学科中，根据巴甫洛夫生理学說对某些基本原理(疾病的病原学、发病原理、預防以及治疗)的看法进行着彻底的修改工作。为了更好地說明这一改造的本質，必須將儿童精神病学在苏联的发展历史作一簡要的介紹。通过这一門学科发展的具体历史条件的分析，揭发了过去阶段的各种錯誤之后，我們就可以拟定其进一步发展的远景。

儿童精神病学仅在偉大的十月革命以后，才成为一般精神病学的一个单独分枝，上世紀末，在俄罗斯，对于儿童精神病医疗机构的組織及研究儿童神經精神病的临床和发病原理的研究，仅个别地做过几次嘗試。这些研究主要是关于精神发育不全的原因和病理解剖变化，以及儿童精神活动发展的檢查方法。当时这些由著名的祖国学者們，象 С. С. Корсаков, И. П. Мержеевский, В. М. Бехтерев 諸氏所进行的研究，就已建立在对精神疾病的唯物观点的基础上面。

正是这一种情况反映出了俄罗斯精神病学发展的特色，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事实乃是精神病学家的世界觀是在祖国革命的民主主义者的进步思想下逐漸形成的。上一世紀的革命活动家們，象 А. И. Герцен,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Н. Г.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 都是唯物主义哲学的繼承者。祖国的生理学家們——謝切諾夫, 巴甫洛夫, 維金斯基, 烏赫託姆斯基諸氏也对十九世紀俄罗斯古典的唯物主义思想作了出色的研究。他們所进行的极有价值而独出心裁的研究，給精神障碍本質的生理学基础，提供了物質的前提。

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也反映在那些成为儿童精神病学的最早研究工作的著作中。在精神发育不全原因方面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研究工作的 И. П. Мержеевский, 是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И. П. Мержеевский 將精神障礙物質基礎的研究，即精神病患者軀體性障礙的研究，作為自己臨床觀察的重點。他曾進行處於躁狂狀態下病人的軀體性變化的研究。在有關麻痺性痴呆的研究工作中，他研究了腦室管膜的变化及傳導經路的障礙。1872年 И. П. Мержеевский 在描述小頭畸形的病理解剖時，堅決反對當時主要流行於某些國外學者們中間的反動的退化學說。И. П. Мержеевский 在反駁 K. Vogt 的反祖理論(K. Vogt 曾作了小頭畸形者之腦在外形上與類人猿的腦類似的錯誤結論)時，指出小頭畸形是由于胎兒生活過程中某些原因使腦髓發育停滯所致。

在此以後 И. П. Мержеевский 和他的門生們的研究工作，以先天性痴呆與兒童精神病的本質為主題。從 И. П. Мержеевский 的臨床醫院內，出現了许多有關兒童精神病学問題的著作。例如，С. Н. Данилло 早在1892年就作了兒童緊張症的描述。

兒童發育研究所的創立者 В. М. Бехтерев，對兒童精神障礙的研究也非常重視。В. М. Бехтерев，及其門生 Н. М. Щелованов 共同制定了檢查兒童軀體和精神進化過程的客觀方法。А. Ф. Лазурский，Н. И. Поварнин，Н. М. Щелованов 以及 В. М. Бехтерев 的其他門生，遵循着他們老師的遺言，承擔了用客觀檢查方法研究兒童發育問題的任务。就中 А. Ф. Лазурский 利用自然實驗方法研究了兒童個人特性的分類以及實驗檢查問題。

Н. И. Поварнин 和 В. М. Бехтерев 首先發起在精神神經病研究所內建立一個研究從出生時起人的教養問題的機構（教養領域內實驗性研究的教育部門）。

名正言順地被認為莫斯科精神病学學派創始人的 С. С. Корсаков，在他的研究工作中，也同樣注意了兒童精神病学。他的著作“小頭畸形心理学”，解決了小兒先天性痴呆臨床學和發病原理中的一系列重要問題。他描述了小頭畸形患者的臨床症狀，並對這一狀態的發病原理作了詳細的探討。С. С. Корсаков 和 И. П. Мержеевский 一樣，也反對 K. Vogt 的反動的反應論而認為在小頭畸形的發生上起着主要作用的，是胎兒在發育時期中所受到的各種外界有害因素。

在其他的莫斯科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学家中间，Г. И. Россоломо 也很重视儿童神经精神特点的研究。1911年他在教育学院内建立了儿童神经病与精神病研究所（他的门生——И. М. Присман, А. Д. Сурков, С. Я. Рабинович 和 Ф. Д. Забугин 也在这个研究所内进行过工作）。

早在革命以前就对这一科目的研究发生兴趣的 В. А. Гиляровский, 对于儿童精神病学在苏联的发展, 作出了许多贡献。以白痴病理解剖象的研究为基础而写的关于孔洞脑畸形(порэнцефалин)的研究著作, 是属于他的。

在 О. Б. Фельцман “神经质儿童”一书中对所谓儿童神经质这一临界状态问题作了探讨。此外, 他也写了一些关于儿童在辅助学校中学习问题的研究著作。

由 А. В.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 А. Ф. Лазурский 以及 И. Г. Оршанский 等所主编的专题论文汇集中, 也提出了儿童精神神经病学的各种问题。

但是上列各种工作, 仅系俄罗斯精神病学个别著名代表人物零星研究。

作为精神病学的一个独立分枝的儿童精神病学, 在革命前是不存在的。

应该指出, 在革命以前阶段中的科学研究工作中有过不少思想性的错误。例如, 为推广儿童精神状态的客观研究方法曾作过不少工作的俄罗斯儿童神经病学的创始人 Г. И. Россоломо, 曾建议一种名为“心理面貌概括”(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ий профиль)的方法, 这一方法是建立在一种不正确的理论基础上的。其中的错误点是智力活动分割为个别单独的能力的企图; 作者从机械的数量估计中得出一个平均面貌的企图, 也是不正确的。目前在儿童精神神经病学的实践中, 此种方法已不再应用。

В. М. Бехтерев 会同 И. М. Щелованов 制定了研究儿童发育的客观方法, 但在精神与躯体的相互关系上, 他未能得到正确的理解。

在帝俄时代, 尽管精神病学医疗组织问题曾由著名的俄罗斯学者们, 象 И. М. Балтинский, С. С. Корсаков, В. П. Сербский, Н. Н. Баженов, В. П. Кащенко, В. И. Яковенко 等进行研究, 但对于儿童精神患者所作的工作却微乎其微。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

义的俄罗斯組織国立儿童医疗机构尚缺乏足够的先决条件的緣故。为精神不健全的儿童設立的机构，大部分是按照济貧院的格式而建立的，而且其中一部分是私立的。

第一个儿童医疗机构是在1854年由 Плят 在里加設立的。1882年 Маляревский 在彼得堡組織了一所不仅实行教育式观察，而且也有医学观察的私立医疗-教育机关。1905年 М. Лион 开办了一个治疗癲癇患者的机构，1906年 И. А. Сикорский 教授在基輔設立了一个殘疾儿童的医疗机构。1907年 В. П. Кашенко 創設了一所特殊的寄宿性学校，来教育与培养不健全的儿童。

在儿童精神病医疗机构中，还应该一提的是，1912年建立在加那奇克別墅(Канатчикова дача)內，阿列克塞也夫精神病院旁边的一所精神发育不全患者及癲癇患者医院。这个建筑物系供200名儿童之用，其建筑工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經完成，但在战争期間經改变为軍医院，直到1920年才开始作为儿童医院之用。但是即使是这一由国家撥款建立的医院，也只收容严重类型的痴呆患者和癲癇患者。疾病早期各类型的患儿临界状态及呈輕度智力落后的儿童所得到的，主要是医院外的医疗援助。

1863年，根据軍事学校总管理局的提議，制定了为智力落后儿童建立广泛医疗机构網的計劃。1903年頒布了有关下列各种机构的国家条例：設立白痴儿童(由医师管理)专门收容所，由教育工作者领导并由医师負責咨询的智力落后和神經不稳定的儿童医疗-教育学院与补习学校。1906年起开始在莫斯科組織补习班，到1914年已有补习班38个，学生602人。下列各精神病学家：Н. П. Постовский, С. Я. Рабинович, О. Б. Фельцман 以及許多有名的教育家都参加了这些机构的领导工作。从1911年起，在下諾夫哥罗得(Нижний Новгород)薩拉托夫(Саратов)沃罗果达(Вологда)罗斯托夫(Ростов)哈尔科夫(Харьков)以及其他各城市內，也都設立了补习班。在1904年俄罗斯曾为所謂少年罪犯者組織了特种感化村。1901年，在彼得堡成立了第一所儿童法院。

为精神病患兒組織医疗机构的問題，曾在精神病学学会上反

复討論过。这些問題受到人民教育活动家与医师中进步人士的深切关怀。可是，正象以上所指出的那样，在革命前的俄罗斯，对精神病患儿的医疗服务尚未成为国家性的工作。尽管患精神病的儿童为数很大（根据 1897 年 В. И. Яковенко 所作的調查，在 1000 个儿童中患精神病的占 3.53%），沙皇政府絕无对他們关怀的表现。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最初几年中，当儿童保健問題开始得到了应有的重視时，自然就发生了有关精神病患儿的医疗服务問題，但当时发现既沒有为这些儿童所需要的組織机构網，也缺乏发展这一事业的工作干部。

所有这些情况无疑地都在这一科目在苏維埃时代的进一步的发展中得到了反映。当时儿童精神病学的專門干部是沒有的，因此就不得不求助于精神病学家和神經病学家力量，同时也必須求助于其他专业医师——儿科医师、校医、公共卫生医师——等的力量。正是为了这一个緣故，儿童精神病学的发展道路取得了一种双重性：首先是发源于一般精神病学及神經病学，其次也发源于邻近各专科的代表者，即从所謂的“缺損学”（Дефектология），医师們以及自命为缺損学家的教育家們，在坚持这一科目的独立性，并正确地去証明儿童精神病学有其固有特点时，在缺乏一般精神病学根据和牢固的临床基础的情况下，开始建立儿童精神病学。

缺損学学派遭到失敗的主要原因，應該在这一学派代表人物所犯的思想上的錯誤中寻找：在唯心主义理論的基础上进行儿童疾病性质的判断。他們將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儿童天賦智力高低的研究上，而且又將后者和神經系統机能状态以及整个机体分割开来而加以研究。这些思想上的錯誤使缺損学专科医师与儿童学家們的看法相接近，后一些人往往沒有很好地掌握临床研究方法而仅在心理測驗方法的基础上作出有关儿童状态的結論。

缺損学家們主要錯誤之一也在于对儿童精神病学的对象在方法学上的錯誤理解。他們將“精神缺損”单单理解为缺陷，并且往往認為是先天性的缺陷。

在当时占据統治地位的儿童精神异常的分类法，也是缺乏充

分根据的。精神不健全儿童的这一整个大类，主要被分成为两个类型——“智力的”和“道德的”缺损。这些不正确的理论原则造成了儿童精神病实践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首先应该指出的，是组织所谓“道德缺损”儿童幼儿园时所犯的錯誤。儿童在道德原则方面的缺陷，被看成是生物学上注定的“宿命”。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在苏联精神病学家的前面开辟了彻底改造精神病患儿医疗服务的广大前途。

当苏维埃政权着手于保健组织工作时，对精神病学的许多问题给予了很大重视，因之开始重建原有的那些精神病医院，改组旧式病科，并设立新型病科的工作。

医疗机构网添加了許多良好的辅助设施，实验室，医务工作人员的人数显著地增多。这一切提高了医师的诊断和治疗工作的质量，并逐渐地将过去的精神病医院改建成名符其实的治疗机构。在改建医疗机构网的同时，也着手组织对居民的医院外服务，并开辟了临界状态患者的医院；这项工作几乎是从头开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给精神病学家们提出了一些新的任务——不仅要治疗，而且要预防各种精神病。

由于精神病患者医疗机构的新型组织形式的出现，保证了苏联对儿童的优良的精神病医疗服务。在莫斯科曾由保健人民委员会组织儿童精神病理学部(由 В. М. Бонч-Бруевич 领导，在她去世以后，由 Е. П. Радин 继任)；该部包括下列各组织单位：(1)分类观察站与医疗性学校(主任 М. О. Гуревич，教育工作者 З. В. Осипова)，以后经改组为精神神经病教学医院(Н. И. Озерский, Е. А. Осипова, Г. Е. Сухарева)；(2)疗养院性质的学校(主任 Т. И. Юдин)；(3)难以管教的儿童的疗养院(主任为 Т. Е. Сегалов)；(4)聋哑学校(主任为 Ф. А. Рау)。在加那奇克别墅为智力落后者及癫痫患者设置了200个病床的医院(主任为 П. Б. Никитин)。在列宁格勒组织了儿童调查研究所(主任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及儿童精神-神经病教学医院(С. С. Мнухин)。那时在莫斯科，顿斯科依精神病医院的儿童部也开始工作(В. А. Гиляровский, А. И. Винокурова, Т. П. Симсон)。

除了隶属人民保健机关的各医院以外，教育人民委员会曾为难以管教与智力落后儿童组织了許多学校和保育院，并組織高等学校为管教缺損儿童准备教員(教研組主任 Д. И. Азбукин)。

由于对患病儿童所表現的多方面的关注，在苏联的許多大城市与中心城市內，就出現了为精神疾病患儿設立的各种不同性质的医疗机构。

苏維埃精神病医疗工作的組織特点，以及为其所特有的，作为苏联医学基础的預防原則，决定了儿童精神病学的繼續发展。儿童精神病学家的注意力集中在精神疾病的早期各类型的选择以及对它們的及时治疗上，这就是說，在疾病发展的机能阶段，当病理过程还是完全可逆的时候进行治疗。为了貫徹預防的方針，儿童精神病学家們都非常注意有关防治站工作的各項問題。在儿童門診部及联合防治站开始設立精神-神經病診療室。在工作方面，也开辟了一个新的部門：幼兒精神病学(Т. П. Симсон)。

由于儿童精神病学家在生活和家庭中对患儿进行观察，在学校中帮助他們适应环境，因而得以証实社会环境对儿童的正确培养与教育在加强患儿对精神缺損的代償条件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儿童精神病学家利用对患者的动态的观察，曾指出，为了正确了解疾病的预后，不仅需要考慮遭受損害的一面，同时亦应考虑其所保留的未受損害的一面。“缺損”概念的本身在一般精神病学中也受到了修正。苏联的精神病学家不仅在病人的住院过程中研究疾病的病象，同时亦在病人的生活和劳动中对他們进行动态的观察，因之他們得以証实已丧失的机能的代償可能性是很大的。在这样研究問題时，曾經判明，精神缺損的病象不是絕對固定不变的，它在儿童及少年的外界条件的影响下发生改变，所以对病人进行的教育工作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样一来儿童精神病学家就得以証实了，在大量具有神經-精神障碍的儿童中間真正呈“缺損”的儿童并不很多，而且也有許多可逆性的状态。“精神缺損”的术语逐漸丧失其重要地位，而仅应用于一小部分呈显著痴呆类型的儿童。精神疾病的新的分类学就是建立在这一个基础上。

精神病患兒医疗的彻底改革很自然地就在苏联精神病学家的

研究活动中提出了新的問題。儿童精神病学在苏联发展的早期阶段,主要的工作偏向于实验性心理学,而在后一阶段中,則占首要地位的是临床研究。

Т. И. Юдин, 在“祖国精神病学历史”一书內,提到儿童精神病学时写道:“在这一領域內已出現了許多有名的专家,因此我国目前的儿童精神病的研究比起西欧各国来,显然要高出不知多少。”

儿童精神病学发展过程的苏維埃阶段中,許多重要問題都受到了科学性研究。

在儿童医学實踐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傳染病問題,很自然地引起儿童精神病学家們的重視(Н. Н. Боднянская, А. И. Винокурова, В. П. Кудрявцева, М. И. Лапидес, Е. А. Осипова, Т. П. Симсон)。研究了各种儿童傳染病时所发生的精神障碍的病象。

在一系列研究著作中报告了儿童流行性感冒、麻疹、疟疾、以及慢性傳染病时(結核及布魯氏菌病)精神障碍的临床观察資料。

最近十年中,精神病学家参加了风湿性傳染病时神經-精神障碍問題的研究。患結核性脑膜炎儿童經鏈霉素治疗后的精神障碍,以及中枢神經系統梅毒时的精神障碍問題,也受到儿童精神病学家們的重視。苏联学者們对神經性傳染問題所进行的广泛而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中,也有苏联精神病学家们的参加。有关儿童流行性脑炎时类病态人格状态的最早的研究工作,一部分应归功于苏联学者們,如 М. О. Гуревич, М. П. Андреев, Л. С. Юсевич, М. С. Певзнер 等。

有关閉合性脑外伤时精神障碍的临床学以及其远期精神后遗症問題的研究,为数不少(С. С. Мнухин, М. В. Соловьева, Г. Е. Сухарева, О. Г. Юрова, Д. Л. Эйнгорн),就中發現出生时的外伤在这一类脑外伤发生上所引起的重要作用。

儿童精神-神經病学家(Г. И. Берштейн, С. З. Галацкая, С. С. Мнухин, К. А. Новлянская, Е. Е. Сканиви, М. А. Успенская),对于癲癇問題也曾予以很大的注意。对该疾病病原学問題的看法也經他們加以改正,并且証实了在一般称为“原发性”的

那些癲癇類型的发生上，外界有害因素起着重大的作用。在有关癲癇臨床學以及精神病理學的許多研究工作中，很好地报导了与兒童生长发育时期、疾病阶段、病程严重程度各因素有关的臨床特点；此外也詳細叙述了癲癇兒童在精神发作时，以及在发作間歇期中的精神病理学病象。最后，近年来，在解决有关癲癇的治疗問題上也得到了一些結果（Е. И. Карманова, Ф. Я. Кацнельсон, К. А. Новляская）。

兒童临界状态（病态人格、神經官能症）問題在精神—神經病学家的研究中，也占着相当大的地位。尽管在这些工作中曾犯过許多严重的錯誤（关于这一点在下文中將作詳細說明），但终究不能不承認这許多研究由于臨床資料丰富而取得的价值（Е. А. Блей, П. Д. Бриль, Е. С. Гребельская, В. П. Кудрявцева, Р. А. Морган, Е. А. Осипова, Н. И. Озерский, А. О. Плотичер, М. С. Певзнер, Т. П. Симсон, Е. Е. Сканави, Г. Е. Сухарева, Л. С. Юсевич）。

有一批精神病学家利用客观条件反射檢查精神活动的方法，对临界状态进行了研究。

由于 Н. И. Красногорский 及其門生等的工作，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兒童食欲不振、失眠、夜尿症的病理生理学基础。根据所获得的材料，他們制定了对此类状态的預防和治疗措施。

兒童癱瘓以及其他神經官能性反应的病理生理学基础問題，由 Н. И. Красногорский, А. Г. Иванов-Смоленский 兩位学者和他們的門生們，在用条件反射方法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中，作了探討。

关于精神发育不全以及与腦的器質性疾病有关的各种类型的痴呆的問題，苏联精神病学家与心理学家也作了許多研究（Д. И. Азбукин, Л. В. Занков, Е. И. Ивашина, С. С. Мнухин, М. С. Певзнер, С. Я. Рабинович）。可是，这些研究在数量以及对現有材料所作的臨床研究的性質方面，与這一問題在兒童精神病学实践中的重要性还有很大的距离。在研究童年言語病理学問題的情况上，也有同样情形。

苏联精神病学家 (А. И. Винокурова, В. А. Гиляровский, М. О. Гуревич, С. С. Мнухин, Н. И. Озерский, Е. А. Осипова, Т. П. Симсон, Г. Е. Сухарева, Р. И. Фундлер) 研究工作的特点,在于他们非常重视研究各种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躁郁性精神病与周期性精神病) 的各种类型在儿童身上的临床特征。

儿童精神病学家的临床观察,指出各种年龄儿童精神分裂症病象的易变性这一事实,不仅对儿童精神病学,并且对一般精神病学也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苏联作者们所获得的关于说明因过去所患脑外伤与脑传染病而发生的许多儿童周期性精神病的研究材料,使我们有理由对许多也见于成人的病因不明,病程取周期性及阶段性,往往被错误地认为是内因性,体质性类型的精神病的病原学及发病原理问题,进行修改。

根据上面简要罗列的儿童精神病学家在苏维埃时代所进行的各项研究,就可以看到,在医学的这一领域内已有了肯定的成绩。

然而在儿童精神病学家的活动中,也曾有过不少的错误,这些错误的发生是由于他们将错误的理论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基础所致。

在许多年代中,精神病学也与其他临床各科目一样,受到唯心主义体质论学说的影响。许多研究工作者认为精神障碍的基础是病理性遗传。“遗传”概念本身,就被不正确地从实验遗传学立场解释为某种与外界影响无关的东西,好像是某种“原生质中一种永存的物质”,这种物质世代永恒不变地由父母传给子女。

最严重的错误是发生在有关病态人格的研究中。在描述这些状态时,学者们运用了 Kretschmer 有关体质与精神病间的联系的反动理论。

精神疾病的遗传预定性的反动观念也反映在其他有关先天性痴呆、精神分裂症、躁郁性精神病的许多研究著作中。

在解决各种反应性状态与神经官能症问题时,曾运用了 Freud 以及他的精神分析学派的反动理论。Freud 学派的方法学上的错误,是在于将人格基本特点的发展被归属于性的本能,并否定了人类精神在社会环境条件影响下,首先是劳动活动的影响下的

历史性的进化。

Jaspers 的理論也对儿童反应性状态的研究工作予以极端有害的影响，因为 Jaspers 是在二元論的理論基础上解决这个问题而将体因性与心因性的反应截然地对立起来。

Jaspers 认为如果前者（体因性的）的发展是遵循着一定規律的話，則后者（心因性的）的发展就不受因果規律的支配。这一概念是現象学派（феноменологиче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的反动本質在精神病学中的反映，而 Jaspers 就是該学派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当时巴甫洛夫的高級神經活动学說，还没有被公认为建立精神病学的自然科学基础。

对于巴甫洛夫生理学說基本原則的忽略，必然会造成研究工作中的錯誤。

在研究精神病的发展規律时，許多儿童精神病学家（也象一般精神病学的許多代表人物一样）沒有考虑到脑的生理状态、大脑半球皮質基本神經过程的动力学（即强度、平衡性与活动性）。而主要的注意力却集中在病理过程的形态学特征及其定位的研究上。此外也曾有人企图不考虑脑皮質动力学而將精神病理症候群定位在脑的某些个别中樞里面。

1950 年在討論巴甫洛夫生理学說的兩科学院的联席會議上，苏联精神病学中的这一个形态学狹隘定位主义学派（А. Г. Иванов-Смоленский 称之为精神形态学派）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而被認為是取源于唯心主义理論及庸俗的机械論的反动学說。在科学會議的決議中，曾指出：証明复杂机体生命活动的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精神活动）均由生活条件决定的巴甫洛夫学說，其科学成就給医学和心理学在科学原則上的改造，奠定了牢固的自然科学基础。巴甫洛夫在高級神經活动領域中的发现，乃是唯物主义世界觀的自然科学基础，而且也是向唯心主义各种表現进行思想斗争的强有力的武器。

儿童精神病学家在巴甫洛夫的真正的唯物主义学說中，找到了向精神疾病病原学和发病原理中各种錯誤理論进行斗争的